

主编 / 季羡林



苏青 ● 吉林摄影出版社

红叶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红 叶

苏青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 季羡林, 谷向阳主编 .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3.3

ISBN 7-80606-247-5

I . 20… II . ①季… ②谷…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
国 - 现代 IV .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28483 号

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红叶 苏青 著

责任编辑: 王保华

封面设计: 龙震海

开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486.75 印张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2003 年 3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 1-30000 套

ISBN 7-80606-247-5/I·20

全套 100 册

定价: 998.00 元

编 委 会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力 闫成忠

李玉洁 何慧芹

李 颖 吴 波

何 开 黄际斌

总 策 划：王保华

作者小传

【苏青】（1917—1982）女作家。原名冯和仪。浙江鄞县人。三十年代在上海《论语》、《风雨谈》发表作品，后任汪伪上海市长陈公博秘书，并创办《天地》月刊。建国后蛰居上海。著有中篇小说《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涛》，散文集《浣锦集》等。

目 录

作者小传	(1)
红叶	(1)
海上的月亮	(8)
苏游日记	(13)
归宿	(17)
说话	(27)
写字间里的女性	(38)
我们在忙些什么	(45)
烫发	(51)
自己的房间	(60)
过年	(64)
河边	(70)
外婆的旱烟管	(79)
小脚金字塔	(87)
豆酥糖	(94)
断肉记	(101)
涛	(105)

红叶

今天我偶然翻阅旧书，忽然翻出片枯干的红叶来。这片红叶，是我八年前在南京游栖霞时带回来的，夹在那儿想留作纪念，日子一多便忘记了。今日旧物重逢，凭空便添了不少怀旧资料。我拈着它反覆把玩，一面尽想着那天的情况，那天同游的人除我自己之外尚有四个，一个是我初中时的同学张继杰，一个是继杰的表妹赵小姐，其余两个则是她们的丈夫。先是继杰夫妇来约我星期日同游栖霞山（那时我正在南京中大念书），我答应了，星期日一早便跑到她家去。

“你来了很好，这位是赵小姐，”继杰笑吟吟的指着一位摩登女客替我介绍，随后又介绍赵小姐的丈夫徐先生，于是接下去说：“他们也参加我们的旅行。”

我默不作声，只低头望一眼赵小姐的高跟鞋。

继杰也似乎感觉到了，对她说：“表妹，你换双鞋子吧，我的那双树胶底鞋给你穿还合式。”

但是赵小姐摇头，她只站在镜子面前仔细观察自己的脸孔与头发。

继杰见她不要，白去换上那双鞋子。刚在她换好鞋

子的时候，她的大女儿就嚷起来了：

“妈，我也要去，外面爬山去。”

继杰哄了她半天，叫她轻声别把弟弟吵醒，一面又答应了许多东西，这才哄得她嘟起嘴巴答应娘独自离开。但话虽如此，一双小手兀自紧捏住她的裙子不放。

“美美快放手，”继杰轻轻地央求着她，“别揉皱了妈的裙子。瞧，表阿姨打扮得多漂亮……”

赵小姐正忙着扑粉，添胭脂，脸对着镜子左顾右盼，一面向她丈夫咕哝着说是悔不该不换那袭新做的淡红旗袍来。

“我原说是今天要穿那件衣服来的。”她恶狠狠地埋怨着她丈夫，“都是你催的紧，说是表姊姊家里坐坐换什么衣服……”

“但是你穿着绿的也并不难看呀，”她丈夫苦恼着脸安慰她，“达尔林^①，你……”

她简直忿怒起来了：“我怎么样？我对你说我不爱穿绿的，听见了没有？你说我怎么样？说呀！”

继杰的小儿子在摇篮里动起来了，继杰连忙蹑手蹑脚的溜过去拍着他；我轻轻挨到赵小姐肩后劝解：“我们快些走吧，时候不很早了。”

于是她的丈夫便过来挽住她臂膊，两人并肩走了出去，赵小姐嘴里还咕哝着：“出门总得像个样子，给人家瞧着可……”

① 英文 darling 的音译，即“新爱的”。

我转身过去催继杰动身，她答应了，一面再三叮嘱女佣，保儿的尿布在第二格抽屉里，醒来换过尿布喂奶粉，奶粉要调得匀。还有美美，美美可别让她尽外面乱跑。

“妈，”美美见她母亲提起她，便噙着眼泪过来，“美美也要爬山山。”

继杰的丈夫便把她拉了开去，告诉她说妈妈到外面去玩玩身体会好起来，美美乖，不要瞎缠。但是美美不依，继杰也望着她舍不得离开，两人难分难解的缠牢在一块。

我忍不住皱了下眉头，继杰仿佛很抱歉似的，低声央我同着她丈夫先走，她随后马上就来。但我们在门口呆等了快一刻钟，这才看见她莲步姗姗的走出来了，裙子揉得怪皱的，眼角润湿着。

我们搭火车到了栖霞山，满山的红叶。但是她们似乎都没有心思欣赏，赵小姐绷起面孔尽恨那件绿衣服不像样，徐先生懊恼地勉强安慰她说红叶衬着绿衣很鲜明，继杰则满腔心事似的低头径走，她的丈夫频频望着她脸色，似乎在考察她的健康究竟增进了多少。

“杰，你瞧这红叶好多呀，满山都是的。”他装出孩子气似的逗她开心。

她点点头，说：“真是多得很。”

“不是红得怪可爱吗？”

她又点头、说：“真是红得很。”

于是大家都没话说了，风吹叶子索索地响。响声过后，只听见赵小姐低声在叹息：“那叶子颜色同我家里那件衣裳配起来还好，现在……”

赵小姐的丈夫听了便恐慌起来，半晌，忽然想出个讨好太太的办法，他建议：“我们大家到山上去拍个照吧，达尔林，你说怎样？”

继杰听了也高兴起来说：“拍照真是好极啦，也算留过纪念。明天给美美保儿等看见了，真不知欢喜得怎样哩！”

但是赵小姐却哭丧着脸回答：“但是我可不能奉陪哪，这样的衣裳，衬着叶子红呀绿的，不俗死人呢？早知你们……”

我忍不住打断她的话：“照相中又分不出红呀绿的，这又有什么要紧呢？”

大概她想想还不错，所以便露出些高兴神气来了。可怜的徐先生这才逢着皇恩大赦一般，连声催着众人快走。

“真的，”继杰起劲爬上两步，一面气喘喘地说道：“我们得走得快些。拍好照还早，大家到我家便饭，保儿恐怕早醒了呢？”

我看看她丈夫手中的大包东西，心里大为扫兴，责问她：“我们不是预先拟定在山上举行野餐的吗？”

但是她坚决地反对：“面包饼干怎好当饭？我们还是走得快些……”

“我可跑得腿也酸哩！”赵小姐在后娇声嚷了起来，一面倚在路旁的树上，听红。十在她头上索索的响：“还不替我看一看鞋子里有些什么？”她恶狠狠地把一只沾满了泥污的高跟鞋掷给她丈夫。

徐先生诚惶诚恐地捧起鞋子来仔细察看，我瞧不惯那

种样子，便转过身子想折几枝红叶。但是好的红叶都在高处，我身材矮小攀它不着，继杰的丈夫便过来替我帮忙，他纵身窜上树去，拣颜色鲜艳的折了下来叫我拣着。

继杰见他一闪身，便吓得怪叫起来：“别跌交哪，快些走下来！”她像叫唤美美保儿似的叫唤着丈夫：“那东西有什么好玩的，拿回家去还不是一会儿就给孩子们撕得稀烂，白白弄脏房间吗？”

她丈夫果然乖乖的很听话，于是我们又向前走去，在山上拍过照，便回来了。在归途中他们两个男人都说饿了，把面包饼干嚼得津津有味，我也随着吃了一些。继杰是累透了，什么也不想吃。赵小姐在她丈夫的手中咬了半块饼干，嫌它没味，立刻吐在地上，一面赶紧在怀中摸出小粉盒，忙着拍粉，搽口红。

老实说，我这天一些也没有鉴赏什么风景。假如你问我栖霞山到底是怎样的，我可除了说漫天的红叶以外什么印象也没有。我的脑中清楚地记着他们四人的面容，女的是懊恼的，心不在焉的，男人则无聊万分，不知如何是好。我知道他们心里面都在后悔此行，但为了顾全别人的兴趣起见，嘴上不得不说着快乐的话。多勉强的态度呀！于是我觉悟世界上原有许多人不配旅行，女的是全数，男的有大半数。她们或他们都不能在旅行得到丝毫快乐，花钱，费力，糟蹋光阴在外面跑了一趟，带回来的只有疲倦与无聊。

我说女人不适宜于旅行，那关系一半也是生理的。月经期中不便旅行，怀胎期中不便旅行，这类明显的事

实固不必说了，就在平时，忍大小便的苦处也足以抵消快乐而有余。一个人总不能在腹痛欲泻的时候静静地欣赏水色山光，山水名胜之处又不能遍设女厕所以应此急，则娘儿们便急时难道也效吴稚老拉野矢般雅人雅事一番吗？此外尚有冷僻处怕歹人调笑，迟归时怕婴儿啼哭；热了不敢解衣迎风，脏了不敢清泉濯足；头发吹乱则不欢，丝袜戳破又不欢，举凡汗出，脚痛，雨淋，日晒均不欢之事也，山水又何乐哉！山水又何乐哉！

而且我知道女人们本性并不爱名山大川，她们大都喜欢人造纤巧的东西，一座玲珑的假山可供她们逛上半天，数数石洞有几个，你在山上呼，我在山下应，趣味无穷。若轻信男人的话打伙儿登泰山观日出，上峨嵋访猴子起来，定会吃力而乏味。旅行在女人原是件苦事，因为一出门便须带齐许多东西，手帕啦，丝袜啦，奶罩啦，月经带啦，哪件少得？而且天生脚力又不济，上山要讨轿，平地要雇车，轿夫车夫又爱敲娘儿们竹杠，这不是旅行，简直是受罪！所以大半女子出门都有男人为伴，我对于这类男人总是既惊且叹，惊是惊其胆之大，叹是叹其人之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只替她们弄几张纪念照片来，那末何不就爽爽快快的在照相馆里先拣就几打现成的风景照片，再叫他们把那个女人的玉照插印进去，蛾眉远山；相映成趣，则女的既省跋涉之苦，自己又免护驾之劳，岂不两全其美？好在这般为时髦而旅行的女人的目的只在有纪念照片可向人夸耀就得，对照相的艺术原可不问，你能把两张照片合印成一幅，使她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的纤足放在华山顶上，玉手扶住西湖杨柳，她的心中便满足了，谁还对华山西湖发生过真正兴趣来？

我想起这批照相旅行家在栖霞山上的丑态，忍不住恨恨地撕烂了这片留作纪念的红叶。

原载 1941 年 10 月 16 日《宇宙风·乙刊》第 54 期

海上的月亮

茫无边际的黑海，轻漾着一轮大月亮。我的哥哥站在海面上，背着双手，态度温文而潇洒。周围静悄悄地，一些声音也没有；溶溶的月色弥漫着整个的人心，整个的世界。

忽然间，他笑了，笑着向我招手。天空中起了阵微风，冷冷地，飘飘然，我飞到了他的身旁。于是整个的宇宙变动起来：下面是波涛汹涌，一条浪飞上来，一条浪滚下去，有规律地，飞滚着无数条的浪；上面的天空似乎也凑热闹，东面一个月亮，西面一个月亮，三五个月亮争着在云堆中露出脸来了。

“我要那个大月亮，哥哥！”我心中忽然起了追求光明的念头，热情地喊。一面拉起哥哥的手，想同他一齐飞上天去捉，但发觉哥哥的手指是阴凉的。“怎么啦，哥哥？”我诧异地问。回过头去，则见他的脸色也阴沉沉地。

“没有什么，”他幽幽回答，眼睛望着云天远处另一钩淡黄月，说道：“那个有意思，钩也似的淡黄月。”

于是我茫然了，一钩淡黄月，故乡屋顶上常见的淡黄月哪！我的母亲常对它垂泪，年青美丽的弃妇，夜夜哭泣，

终于变成疯婆子了。我的心只会往下沉，往下沉，身子也不由的沉下去了，摔开哥哥的阴凉的手，只觉得整个宇宙在晃动，天空月光凌乱，海面波涛翻滚。

“哎唷！”我恐怖地喊了一声，惊醒过来，海上的月亮消失了，剩下来的只有一身冷汗，还有痛，痛在右腹角上，自己正患着盲肠炎，天哪！

生病不是好事，病中做恶梦，尤其有些那个。因此平日虽不讲究迷信，今夜也不免要来详梦一番了。心想，哥哥死去已多年，梦中与我携手同飞，难道我也要逝亡了吗？至于捉月亮……

月亮似乎是代表光明的，见了大光明东西便想去捉住，这是人类一般的梦想。但是梦想总成梦想而已，世上究竟有没有所谓真的光呀，尚在不可知之间，因此当你存心要去捉，或是开始去捉时，心里已自怀疑起来，终于茫然无所适从，身心往下沉，往下沉，堕入茫茫大海而后已。即使真有勇往直前的人飞上去把月亮真个捉住了，那又有什么好处？人还是要老，要病，要痛苦烦恼，要做噜哩噜苏事情的；以至：于死，那捞什子月亮于他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说得具体一些，就说我自己了吧。在幼小的时候，牺牲许多游戏的光阴，拼命读书，写字，操体操，据说是为了解将来的幸福，那是一种光明的理想。后来长大了，嫁了人，养了孩子，规规矩矩的做妻子，做母亲，天天压抑着罗曼谛克的幻想，把青春消逝在无聊岁月中，据说那是为了道德，为了名誉，也是一种光明的理想。后来看看光是

靠道德与名誉没有用了，人家不爱你，虐待你，遗弃你，吃饭成了问题，于是想到了独立奋斗。但是要独立先要有自由，要有自由先要摆脱婚姻的束缚，要摆脱婚姻的束缚先要舍弃亲生的子女——亲生的子女呀！那时所谓光明的理想，已经像一钩淡黄月了，淡黄月就淡黄月吧，终于我的事业开始了：写文章，编杂志，天天奔波，写信，到处向人拉稿，向人献殷勤。人家到了吃晚饭时光了，我空着肚子跑排字房；及至拿了校样稿赶回家中，饭已冰冷，菜也差不多给佣人吃光了，但是饥不择食，一面狼吞虎咽，一面校清样，在廿五烛光的电灯下，我一直校到午夜。户口米内掺杂着大量的砂粒、尘垢，我终于囫囵吞了下去，终于人了盲肠，盲肠溃烂了。

我清楚地记着发病的一天，是中午，在一处宴会席上，主人殷勤地劝着酒，我喝了，先是一口一口，继而一杯一杯的吞下。我只觉得腹部绞痛，但是说出来似乎不礼貌，也有些欠雅，只得死进着一声不响。主人举杯了，我也举杯，先是人家央我多喝些，我推却，后来连推却的力气也没有了。腹中痛得紧，心想还是喝些酒下去透透热吧。于是酒一杯杯吞下去，汗却一阵阵渗出来了，主人又是怪体贴的，吩咐开电扇。一个发寒热，患者剧烈腹痛的人在电扇高速度的旋转下坐着吃，喝，谈笑应酬，究竟是怎样味儿我实在形容不出来，我只记得自己坐不到三五分钟就继续不下去，跑到窗口瞧大出丧了。但是大出丧的灵柩还没抬过，我已经痛倒在沙发上。

“她醉了！”我似乎听见有人在说。接着我又听见主

人替我雇了车，在途中我清醒过来，便叫车夫向××医院开去。

医生说是吃坏了东西，得服泻剂。

服了泻药，我躺在床上，到了夜里，便痛得满床乱滚起来。于是我哭着喊，喊了又哭。我喊妈妈，在健康的时候我忘记了她，到了苦难中想起来就只有她了。但是妈妈没有回答，她是在故乡家中，瞧着一钩淡黄月流泪哪！我感到伤心与恐怖，喃喃对天起誓，以后再不遗忘她，再不没良心遗忘她了。

腹痛是了一阵阵的，痛得紧的时候，肚子像要破裂了，我只拼命抓自己的发。但在松下来痛苦减轻的时候，却又觉得伤心，自己是孤零零的，叫天不应，喊地无灵，这间屋子里再也找不出一个亲人。我为什么离开了我的母亲？她是这样老迈了，神经衰弱，行动不便，在一个愚蠢无知的仆妇照料下生活着。我又为什么离开我的孩子？他们都是弱小可怜，孤苦无告地给他们的继母欺凌着，虐待着。

想到这里，我似乎瞧见几张愁苦的小脸，在海的尽头晃动着齐喊：“妈妈！”他们的声音是微弱的，给海风吹散的，我听不清楚。我也瞧见在朦胧的月光下，一个白发伛偻的老妇在举目四瞩的找我，但是找不到。

“妈妈！”我高声哭喊了起来，痛在我的腹中，更痛的在我心上：“妈妈呀！”

一个年青的姑娘站在床前了，是妹妹，一张慌张的脸。“肚子痛呀，妈妈！”我更加大哭起来，撒娇似的。

她也抽抽噎噎的哭了，口中连声喊“哎哟！”显得是没